

海派长篇言情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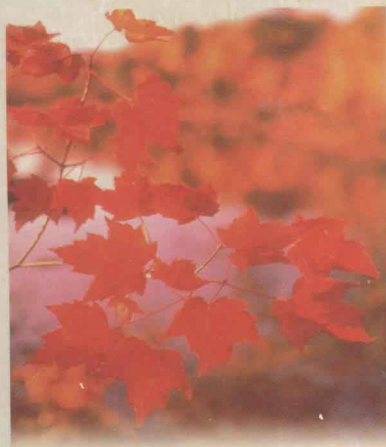
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

*Haipai
Changpian
Yanqing
Xiaoshuo*

徐 汧 著

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·海派长篇言情小说

时与光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徐 汗 〇 著

Haipai
Changpian
Yanqing



时与光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与光

徐讷 著

责任编辑:沈小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省地方志印刷中心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.875

插页:2

字数:240,000

版次: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542-7/I·1434

定价:¥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作家简介

徐訏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作家。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尔后留校研读心理学。1936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抗战爆发后，即回国。“孤岛”时期留居上海，以笔耕为业。建国后，定居香港。生平著述甚丰，有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散文集六十余种。在海外，他和传奇女作家张爱玲享有同样的盛誉。

1940年前后，徐訏除出版几部散文小品集外，并同时由上海夜窗书屋推出《吉卜赛的诱惑》、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等四部中长篇小说，成为“孤岛”上海最多产的作家。徐訏的小说多为畅销书，1943年他的作品居大后方畅销书的榜首，被出版界誉为“徐訏年”。他的小说多以都市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为题材，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渗透着凄迷飘逸的华美，一经启卷，读者即会进入跌宕多姿的艺术迷宫，欲罢不能。作品则借助爱情，思考人类文化，穿越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，升华出浓郁的文化、宗教意识。所以，当年的徐訏又以言情“鬼才”而震撼文坛。

长篇小说《时与光》，是其定居香港后的作品。虽仍以都市男女青年的情恋婚姻为题材，但作者的审美视角已有所转变，对人生的真谛充满着茫然的寂寞和感伤。作品也因此而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人生和社会内容。

目 录

第一部	传记里的青春	1
第二部	舞蹈家的拐杖	93
第三部	巫女的晶椏	207

第一部

传记里的青春

前 奏

一瞬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等我知觉恢复时，我发现我已离开了痛苦。我似乎摆脱了一切束缚，在一种虚无的幻景中飘荡，我看不见一样东西，听不到一丝声响。于是我在混沌中重新苏醒，像从闷室的船舱走上了甲板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样，我慢慢地又看见了光，看见了色，我又听到了声音。我感到我有了新的生命，它融化在宇宙里，我逐渐发觉一切我看到的光与色都是瑰丽灿烂的图案，一切我听到的声音都是愉快清越的音乐，我的生命就好像融化在里面，我已经舍弃了眼睛与耳朵的感官，而是用一个整个的直觉在感受一切的壮美。

这时候，我意识到我已经死过，我的确把我的痛苦肉体遗留在尘世里，而现在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灵魂，在神奇的色彩与音乐中飘荡——飘荡，是的，我没有意志支配我的方向与途径，似乎空间只是空间，并没有人定的方向与途径，我只是愉快地听凭这瑰丽的色彩与奇妙的音乐的带领。

“又是一个新归来的灵魂么？”

我惊奇了！这是从哪里来的声音呢？这声音是慈悲的，是庄严的，它感动了我，我没有考虑地回答：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何以不留恋那丰富的人世呢？”

我想冰山在这伤感的慈悲的声音里也该融化，我终于感到我自己灵魂的空虚。我说：

“在大宇宙的怀里，人世还有什么可值得我留恋么？”

“但是人世也是宇宙一角。”这慈悲的声音又说，“你相信过什么宗教么？”

像是慈爱的手指在理我蓬乱的头发一般，有光在抚摸我粗糙的灵魂。

“没有，”我颤抖地说，“命运注定我没有，我是一个没有依靠的孩子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这慈悲的声音好像渗透了我的灵魂，我像得到安慰一般的愉快地哭了。他又说：“那么你可有哲学上的信仰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真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了。”慈祥的声音颤抖地说，“但在这丰富的人世中，你凭什么养活你自己呢？”

“凭我的，不，凭我天赋的爱。”

“你爱过？”这慈祥的声音忽然像带了笑，我似乎看到全宇宙的花都开了，他又说，“那么你一定也恨过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勇敢地回答：“但是，恨是暂时的，一切爱以外的情感都是暂时的，只有爱是永久的。”

“那么在爱中你享受了人生的幸福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的爱曾经对这人世有什么贡献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活在这人世上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流浪，我歌唱。”

“是赞美宇宙，还是赞美人世呢？”

“我只吐露我对人世的感觉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抒写我自己的梦。”

“那么是不是因为你吐尽了你对人世的感觉，就失去了生命的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没有实现美丽的梦，就失去了生命了。”

“那么你在梦里作什么呢？”这慈祥的声音又笑了。

突然，我在一种奇怪的光芒中看到了自己；我看到了我灵魂的浅狭与污秽。

“如今，”这慈祥的声音忽然说，“你该写你自己的灵魂。”

是的！于是我重新用我透明的灵魂检取宇宙的光芒，在云彩上写我短短的生命中的浅狭与污秽，写我偶然机遇里的爱与我寂寞灵魂里的斑痕。

假如你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，住进旅馆，打开你的行李，放好你的什物，洗一个澡，坐在沙发上，翻阅你机场上或车站上买来的报纸，看到世界的一切都是依旧，而当地消息突然两样，里面所记载着地址与人物，而你都觉得陌生，这时候你是多么需要一个当地的朋友呢！假如他可以到机场或车站接你，陪你到旅馆，请你吃当地的菜，为你安排游程，这将是多么不同！而你现在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你渴望可以交一个朋友。我相信在任何遥远的世界中，都可以有我们谈得投机的朋友，但是你没有机会碰到，碰到了你也会交臂失去，没有一个场合可以使你请陌生的人多谈几句。你可以在火车轮船上交到同你一样孤独的旅客，但很难在你新进的城市中交到当地的朋友。你在路上看到一对一对甜笑蜜语的情侣，你只能羡慕；你在饭馆中，看到一桌二桌三五成群、有说有笑的青年，你只能妒忌。这时候你会想到你的旧地，在旧地你也是这样的不落寞呀！

如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到一个新的城市，在旅馆里，坐在沙发上，翻开电话簿，一串串都是陌生的路名，陌生的人名，假如其中有一个熟人那多好呢！电话就在旁边的小桌上，我可以马上打去。

但是，我怎么翻阅也没有。这因为我在香港，香港是我只经过一次而从未逗留过的城市。

天气很热，香港只有冬天是我们的春天，而现在正是夏天般的春天。房中有冷气围着我浴后的身躯，我计划如何一个人到街上去

闯一个饭馆；饭后再去闯一些店铺，买了一些东西，我再去闯一个戏院；看完戏，坐着街车回来洗澡睡觉，这是唯一消磨时间的方法。

正在我这样打算着的时候，忽然我的电话铃响了。

这可能是旅馆办事处打来的，我想；一面我拿起电话。

“哈啰，”对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他没有等我回答，非常焦急而热烈地说他一大串的话：“眉娜，你怎么这样走了？我们总要谈一个结果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爱你，你不愿我一直跟着你，也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决不勉强你，眉娜，但你必须同我单独见一次……”

“哈啰，”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，我说，“我不是什么眉娜。”

“那末请你叫陆眉娜说话。”

“这里并没有陆眉娜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我不知道陆眉娜，我为什么要撒谎？”

“那么我可以来看看么？希望你不离开你的房间。”

“我花了钱，为什么要离开我的房间？”

“那么你不要走，你等着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来看我，是么？”

“自然！”

“欢迎欢迎。”

对方突然挂上了电话。

在我寂寞的世界中，这个际遇是有趣的慰藉。我猜想他大概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，爱上一个叫陆眉娜的女子，她当然是美丽的，该是二十岁，或者还猜得太大，他们间有许多千篇一律而又时时不同的浪漫史，突然女的别有所恋，或者男的还有别的少女，起了误会，女的同别人好了，他找到了她的居处——红乡饭店二百四十号，他打电话来……

但是他为什么要打电话，不直接跑来呢？他从哪里打听到她会住在红乡饭店二百四十号？

陆眉娜，陆眉娜，好一个陌生而又熟稔的名字，假如我真是陆眉娜的情人，陆眉娜就在这里，这个电话的意义又是怎么样呢？陆眉娜会单独见他么？见了他会重回到他的地方去么？

假如我也有一个情人叫陆眉娜，而不是他的陆眉娜，那么这个电话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将疑心我的陆眉娜么？我将叫我的陆眉娜听那个电话么？我将请那个男人来认认我的陆眉娜么？假如他来了，看到了我的陆眉娜，我的陆眉娜虽不是他的陆眉娜，但可能容貌与性格有点相像，正如人名可以偶然相同一样，他们俩竟一见倾心；我的陆眉娜离开我到他那里去代替他的陆眉娜，我也打听陆眉娜的地址，打一个电话去，又碰到另外一个陆眉娜！

然而这些只是小说家的想象，我不过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，陌生的旅馆里，身边没有陆眉娜所代表的女性，而现在在期待一个来寻陆眉娜的男子。

有人敲门，不知怎么，我骤然想到来客是不是会带着凶器。我镇定了一下，门敲得更响，我还是坐在那里，说：

“进来！”

门缓缓地开了，慢慢地闪进一个出我意外的人物，是一个无比鲜艳的女子。

一瞬间，她灿烂的光彩已经使我目眩，我想她一定走错了地方。但是她竟望着我说：

“对不起，刚才是不是有人打电话问到陆眉娜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的手轻轻地把门掩上，她说：

“我可以同你谈几句话吗？”

“自然可以，”我还是坐着，我说：“请坐请坐。”

她于是就缓缓地像云一般地驶过来，这时候，我才看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；她穿一件无领无袖的洁白衬衫，系一条宽大的黑裙，腰际束着很宽的鲜红色的腰带。她的裸露的两臂与颈项，透

明一样的闪耀着腻润的肌肤，像宝石所雕成的。她的左臂上，饰着一只红玛瑙的镯子，一串夺目的红色的项圈，束在袒露的颈项。她披动长长的头发，两耳垂着红宝石的耳坠。

她在看我，与其说是我看到，勿宁说是我感到，她的眼睛像一个沸腾的海，似乎冒着火焰，她使我受到灼热。

她坐下了，露出一双露趾的镶锦的黑缎便鞋，我看到她脚趾上鲜红的蔻丹。

“你像是刚刚到香港？”她说，她的声音很低，但带着一种银响的展延声。

“一个陌生的旅客。”

“你没有亲友在香港么？”

“一个孤独的旅客。”

“我常常觉得一个陌生孤独的旅客，同新生的孩子一样，他总是最天真与纯洁的。”

“希望我给你这样的印象。”

她笑了。

这时候我看到她的脸，我马上发现她是一个混血的女孩。她有一个稍阔的嘴唇。但笑容中竟含着不可思议的神秘，配合她粒粒如珠的前齿，我无法想象同这样的嘴唇接吻以后的后果。她的鼻子是挺秀的，同她面庞上两颊玲珑可爱的肌肉，布置得非常巧妙，像是禁果一样地在诱人探尝。她睫毛掩盖着那不可抑压的眼睛的光芒，这是一对海一般深奥而又火一般的闪耀的眼睛。

这不是一种使人终身企慕的美丽，而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诱惑。她收敛了她的笑声，突然说：

“那个电话怎么说？”

“他不相信，他要寻的人陆……”

“陆眉娜。”她提醒我说。

“啊，陆眉娜，他不相信陆眉娜不在这里，他要到这里来。”

“他要到这里来？”她吃惊似的站起来。

“你就是陆眉娜？”我问。

但是她没有理我，她急遽地说：

“那么我去了。”她匆匆地走到门口，忽然又折回身躯，她说：“你可以陪我一同出去走走吗？”

“我？”我说，“这当然是一个陌生旅客的光荣。但是你应当先等我换换衣服。”

她躊躇了一会，忽然露出俏皮的笑容说：

“我在那面一个蓝河咖啡馆楼上等你。”

“但是我是一个陌生的旅客，我不知道路径。”

“啊，就是出门右首走过去不远的转角地方一家咖啡馆，找不到，你可以问人。”

“你一定等我，”我说，“假如他来了，我可要，啊，也许要晚一点到那面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用眼睛对我一瞟，拉开门，一闪身就出去了。

而我的眼前还闪荡着大而媚的眼球的转动，这配合着她掀动着的翩翩修长浓郁的头发，好像混合成一种热情的舞蹈，变成了留在我感觉上的余象。

我开始对于我的际遇奇怪起来，我设想陆眉娜与那个打电话来的男人的关系，是不是他追求的陆眉娜躲避着他呢？还是他们相爱很久，陆眉娜另有所爱呢？这个男人是什么人？是一个真正爱上陆眉娜，被陆眉娜戏弄了呢？还是他有对不起陆眉娜的地方，而她要离开他呢？

我一面换衣裳，一面想着这些问题，我有很大的欲望想会见这个男子。但在我陌生无聊的旅次中，这样偶然的能陪陆眉娜这样的女子作宴游，这是多么罗曼蒂克的事情！而我如果会见这个打电话的男子，他一定会缠绕我，使我耽误了时间的。

我很快地收拾好，但正预备出门的时候，有人敲门了，这当然就是那个打电话的男子了。

我于是安详地坐在沙发上，抽起了一支烟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我说：

“进来。”

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，高高的个子，开朗的面容，头发很浓，胡髭刮得很净，穿一身挺直整齐讲究的西装，但没有打领带。他一看见我是一个陌生人，愣了一会，他的深邃的眼睛闪着犹疑的光芒，他望望周围，急遽地想退出去说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可是他的态度竟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说：

“你是不是要寻你的陆眉娜，先生。”

他站住了。

“请坐，请坐。”我说。

“你认识陆眉娜？”

“我也是在寻陆眉娜！”

“你？”他惊奇地说，微开着他薄薄的嘴唇，露出洁白的前齿，走过来。他是一个潇洒漂亮的男子，不知怎么，我相信他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而我已经开始喜欢了他。我仍旧坐着，他说：

“刚才电话是你接的？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着指我旁边的沙发说，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非常不安。我递给他纸烟，他拿了一支，眼睛注视着我，一面用他自己的打火机点烟。

我看他吸上了纸烟，我自己也吸上一支。于是他很快地问：

“你说你也在寻陆眉娜？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寻的陆眉娜是不是你所寻的？”

“你在哪里认识了陆眉娜？”
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你倒是一个有趣的人？”他紧张的表情松弛下来，他说，“那末你寻的是一个还不认识的人。”

“但是陆眉娜正代表了我所想寻的女性名字。”

“你喜欢这个名字？”他笑了。但突然他抛了香烟，站起来，他说，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要……”

“你要去寻陆眉娜？”我问他，但我回答我自己的问题，我摇摇头说：“你寻不到她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但是我一定要去寻找。”

“你能不能坐下来，先想一想她的去处再寻呢？”我说，“或者你先打个电话去？”

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是对的，他坐了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也在寻陆眉娜，但是我很安详，你应当镇定，分析陆眉娜离